

人生伴侣

汪浙成 温小钰



宁波出版社



人生伴侣

LIFELONG PARTNERS

汪浙成 温小钰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伴侣/汪浙成 温小钰著—宁波:宁波出版社

1999.11

ISBN 7—80602—232—5

I. 人… II. ①汪… ②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417 号

人 生 伴 侣

作 者:汪浙成 温小钰

责任编辑:马玉娟 汪 泉(特约)

封面设计:梁 珊

出版发行:宁波出版社

社 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 编 315000

印 刷:浙江萧山日报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40 千

版 次:1999 年 11 月浙江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浙江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2—232—5/I.50

定 价:18.00 元

目 录

- 1 我们家中的文学与非文学
- 11 人生伴侣
——我和汪浙成
- 15 人生伴侣
——我和温小钰
- 22 我不会让你停，我的罗曼司
- 36 永远的大学生
- 42 不敢忘却
——老舍先生一次改戏
- 49 流 逝
- 54 初出茅庐
- 63 小知识分子在塞北
- 77 小贩们
- 88 祝福你，“哈美拉依年”
- 101 乌兰牧骑队员
- 105 转业军人和他们的妻子
- 122 重访北官地

128	穷乡僻壤
141	书 缘
144	香港琐忆
159	落落大方
164	第三人称的“我”
170	聪明快活的女性
177	玩的美学
185	青 鸟
190	石林的传说
194	人说我“背时”
197	钓 趣
201	巴丹吉林，在那遥远的地方
208	纤 夫
214	我思念着一座楼
217	在国际航线上
	——外面的世界之一
220	第五个太阳
	——外面的世界之二

224	热爱歌声与阳光 ——外面的世界之三
235	对中华民族一大发现的发现
248	惟有一床书
252	悲壮的选择
255	只是灯下不再有你 ——怀念小钰之一
277	没有你的日子里 ——怀念小钰之二
281	温馨依旧 ——怀念小钰之三
284	路 亭 ——怀念小钰之四
290	咆哮时代的幸运儿
306	留下，就是补偿
318	后 记

我们家中的文学与非文学

我们是怎样相识，怎样恋爱，怎样共同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这仿佛已是十分久远的往事了。当然，是共同的爱好和志向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否则不会一前一后地跑到内蒙古去，跑到在当时对于北京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十分荒凉的那个地方去。

去内蒙，一方面出于服从国家分配，到艰苦地区工作的热情，这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特点使然；另一方面，内蒙古有广袤的草原、人迹罕至的沙漠、荒

凉的群山和干旱严峻的平野，它燃起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幻想——那里有文学。

我们腾云驾雾似地去了，以为眼前立刻会出现铃声丁冬的驼队，白云般游动着的羊群和只有在电影里才见过的蒙古包。大谬不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粗糙、闭塞、没有什么特色的北方小城，它的旧名是归绥。归绥！一个小学地理课上一掠而过的名字。不知为什么，印象里只觉得那是一个有着浓郁的羊肉羶味和大蒜气息的、土匪出没的地方，一个不是闹兵灾就是闹旱灾的穷地方。

哪里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哪里有“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的，通往文学的道路还远得很！

汪浙成是男子汉，他比较容易地忍受和习惯了那不方便的一切，包括下乡到公社去开渠挖沟起土豆。他学会了吃当地特有的酸饭，也学会了站在乡村大道边随地小便，而泼辣的河套青年妇女走过来，大声地笑着叫嚷：“老汪，你哭啦？想媳妇啦？哈哈哈！……”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红了脸低下头草草收场。但也就是这样渐渐地接近自己不熟悉的乡风民俗，接近了文学。

对于温小钰来说，情况困难一些了。在城里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装满大粪的骡车摇摇晃晃，看见外地女子的考究装束，赶车的后生竟对大骡子来了一鞭，粪车在辙印很深的街路上一晃悠，洁白的衬衣上飞满粪点。为了这，忍不住哭了一场；还有，学校院墙外就是农田，天刚黑定就听见田野里有野狼在呜呜呜，哭也似的嚎叫。两人夜间出去散步，中秋夜，月色如水，寂无人声，四野一片清辉。北国中秋，深秋的寒气已使我们裹在棉大衣里的身体簌簌发抖，所以此地人不大赏月。良辰美景，万籁无声，正想大谈一通心爱的话题，不料，远远田里亮起一对

绿荧荧的眼睛，本来已经冻得瑟缩的身体猛地一惊，牙齿都格格打起架来了，还有什么文学，什么诗歌，奔也似地逃回宿舍，又哭了。那时候，心里只想回北京，回到彼此挚爱着的同学当中去，回到灯火辉煌的剧院和体育馆去，回到温暖的、洒满阳光的首都大街小巷去。

可是因为是两个人，还是坚持下来了。

酝酿的第一篇小说，是写一个年轻的铁道学校毕业生被分配到偏僻地区一个凄凉的小站上工作的故事，写他怎样从幻想的云端跌落到实实在在的地面上，拂去自己的不切实际之求和浮躁之气，认识到平凡工作的意义。小说写得幼稚，却是我们两人的真实心态。为了了解生活，弄清一个小火车站上人们的苦乐和每日工作状况，我们自己偷偷乘车跑到一个小火车站去，在凛冽寒风中，在站台上冻了一天，跟着站长接发车，看他如何扬旗，看调度如何制表、打电话，看站务员如何在两分钟停车时间内把大小小邮包装车和卸落。这一天，尽管饿着肚子（站上不卖吃的，又不好意思去分享站长的饭盒），可收获实在很大。不但收获了我们的第一个短篇，而且了解了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们的生活。正是这些平凡粗糙的人，毫无诗意的人，而不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在维持着国家命脉的正常运转，在推动时代的列车前进。小说引起了一些同命运青年的共鸣，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于是就这么一篇篇地写了下去。那是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忍饥挨饿，在饥肠辘辘的同时，写各种各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工作、爱情、理想受到挫折的时候的心理状态。小说具有年轻人的乐观精神，因为我们的主人公都闯过了难关，变好了，深沉了，踏实了，靠近了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走向了创造生活的行列。这第一批短篇小说

是我们的同龄朋友们的真实写照，当然，它们后来都受到指责，说是“中间人物”论的翻版。这批充满着青年人单纯善意的作品，被上纲为“歪曲社会主义现实生活”，这自然是后话了。可当初，真的怀抱着巨大热情和自以为重大的责任感，夜以继日地写着。

因为两个人都有繁重的本职工作，不象如今的青年作家有那么优异的条件，我们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创作。常常是正写到兴浓处，本职工作刻不容缓地插了进来，不能不中途搁笔。在这种情况下，很可惜，不少好的小说构思流产了。

生活逼得我们两人必须通力合作来拼搏，一起构思，一起积累素材，一起思考和消化，一起把一个原始的文学萌动酝酿成熟。一个作品往往是一个人先写起来，遇事搁笔了，或是碰到困难冲不下去了，另外一个人可以接着写下去，以保持创作热情不至冷却。发展到后来，成了一人写一遍，一部作品不论谁写初稿，接手的人从头到尾再搞一遍，删掉自己认为是多余的部分，加进去自己的体验、积累，所以小说往往写得很长，因为谁都力图在小说中写进自己要表现的东西。有时在第二稿里删掉的东西，第三稿里又被原执笔人悄悄塞了进去，于是就要吵架。不过达成妥协还是容易的，因为两个人除了创作又都兼搞评论，用评论家的眼光来冷静分析作品，谁的偏爱也得让步。

这种合作方式也许很奇怪，但我们习惯了，自己希望其分量重些的作品全都两人一齐投入力量，每一部作品每人至少过两遍手，有的三遍，加起来就是四遍或六遍。《土壤》、《苦夏》、《别了，蒺藜》、《白花苜蓿之蜜》、《小太阳的苦恼》……都是这样写成的，用纸比别人多，费时也比别人多，效果呢，两人顶一个，男女混合双打对一个单打，并不令人羡慕。

两个人的感情似乎同文学紧紧结合在一起。创作顺利的时候，会想到该一起玩一玩，散散心，甚至兴致勃勃地从城市这一头冒零下二十度严寒骑车到城市那一头去喝酒、聊天和跳舞，或者在一个没有风沙的星期天，由于无处可去，便一直骑车朝北，直到属阴山山脉的大青山脚下，爬上光秃秃的荒山，爬得尽可能的高，举起不知为什么花了很多钱买来的望远镜，朝光秃秃的田野眺望。大地在我们脚下，贫困、坦荡、坚实无比，它稳稳托住我们和荒山，千里赤地从四面八方拥抱我们，当时那种苍凉、孤独、相依为命还夹杂某种崇高感的感觉，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地位的变化，却再也没有体会过了。

但快乐的日子毕竟太少，共同的创作生活，更多更多的时候是烦恼。对写出的东西的不满、修改时的艰辛、发表后的遗憾，还有，由于找不到突破口的恼怒，常常把我们的生活弄得很不幸，甚至无法忍受，因为那种时候两个人都容易动怒，不好说话，不近情理，连自己都讨厌自己，更不要说使别人愉快了。在那种时候，只有彼此对自己职业的尊重和理解，才能维系住家庭不至解体而坚持下来。在家庭气氛最沉闷的时候，我们的女儿就登场了：她先是把两个人都骂一通，叫我们让文学滚开，做个正常的人，享受正常的生活。于是做母亲的赶快让步，学会了在莫名委屈的时候解颐一笑，让大家轻松起来。女儿是对的，大人的压力不该让孩子也跟着负重。“让我们慢慢来吧，”母亲故作无所谓地说，“要稿子没有，要命倒有两条！”她出面写信，向编辑部说明不能按时交稿的理由，表示歉意。编辑部有时真能把人逼得鸡飞狗跳墙，用友谊、人情、道义包围你，使你觉得自己确实欠了债，弄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而一向讲究信誉的汪浙成总是兢兢于约定的时日，生怕真会让某刊物

留下大幅度空白，或因拖稿脱期而影响人家发行。他是个典型的苦役犯，是家庭中紧张和沉重甚至是严峻气氛的制造者。但他也有自己很大的长处，那就是在真正卡壳的关头，在温小钰因为久攻不克，垂头丧气以至决心撤退的时候，他咬牙冲上去。《白花苜蓿之蜜》创作过程中，有好长时间，温小钰每天一个字也没有，只能躺在朝门的长椅上，伤心地望着外面天气晴朗，落日辉煌。汪浙成不声不响接过手去，以男人的大度、坚忍、咬住牙硬挺的毅力救活了这个作品。他沉默了几天，把整个作品思考了又思考，终于找到了文章的“眼”，文思通畅了。咬牙打先锋的人通了，泄了气的人又获得新的灵感跟了上来。

日子就这样过下来了，有苦有乐，作品顺手，发表后有反响的时候固然有些兴奋，但苦的是家里没有照料。女儿时常看见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伏案写作的背影，这使她时时感到孤独寂寞。有一次，女儿十分严肃地走到一向以溺爱孩子著称的温小钰面前，说：“妈妈，从小到大你对我说得最多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吗？”

“说得最多的话？总是叫你乖，叫你听话吧？”

“完全错了。”女儿不留情面地指出，“说得最多的是‘去’，我一走到你面前，你就说‘去去去’！”

我们张皇失措。果真这样吗？果真这样。因为往往是在忙得要死的时候她走来纠缠，听她说这样的话，做母亲的“去”字又几乎冲唇而出。“去哪儿？我又没有兄弟姐妹做伴！”女儿伤心地说，于是多愁善感的母亲竟同她一起哭了起来。

是的，生活当然绝对不仅仅是文学。得到了文学，却又失去了很多东西。不但很少照顾孩子，孝敬老人，也很少吃可口的饭食，买回任何菜蔬都是往锅里一煮了事。常吃的好菜是白

切肉，否则就是开罐头，全家人给泡得口味极低，以致不论走到哪里，到任何人家，都觉得别人的饭菜鲜美可口。“你们家里不舒服。”任何一个走到家里来的亲戚朋友都这样说，“你们不会过日子。”

“太忙了，只好将就凑合。”

“我可不愿意将就凑合！”吃够苦头的女儿在一旁大声宣布，“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吃得一塌糊涂，住得一塌糊涂，穿得也一塌糊涂。没意思！”从十岁起，女儿就把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宣布为她的“死敌”，“死敌”一个接一个出现，摆脱了辛启明（《土壤》）来了盛夏（《别了，蒺藜》），以后又来了裴光（《吉符》）……而同我们纠缠时间最长，怎么也摆脱不了的是杨春林（一部未脱稿小说的主人公）。有一天，女儿在我们面前赫然亮出一幅漫画：爸爸和妈妈，一个头发直立，一个眼镜滑到鼻尖上，正在万分紧张地噉噉喳喳：“杨春林他们绝食了！”旁边的女儿却哭得眼泪横飞，张开大口叫：“我饿死了，我要吃饭！”我们大为愧疚，急忙起身搞饭吃。这些事你说好笑吗？实也辛酸。

是的，两个人在一起，文学与非文学，什么样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有那么几年光景吧，我们每人每月的肉食定量是一斤。一个月全家三斤肉，该怎么分配，怎么安排伙食呢？加上还常常有客人来，只要来一次客人，三张肉票就报销了。那个时候，真不知道每天吃的是什，是怎么过的日子。有一年过春节的时候，每人加了半斤，统共只能买四斤半肉的票证，这可太叫人为难了。春节，在我们那个民风醇厚、酒肉为尊的城市里，意味着整整十五天的狂欢节，大家互相邀约吃喝。入乡随俗，不这么办是不行的。我们不知别人找的什么门路，大概是通过各种关系到草原去搞了羊肉。我

们几个不吃羊肉的南方人，只有这一点点肉票，可就说什么也对付不下来了。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恰恰是副食品公司经理，又恰恰掌管肉食票，知道我们的困窘后，飞马奔来相救。他先是埋怨我们过于清高，不早告诉他这个苦况，然后抓出一把肉票，天女散花般地撒在桌上。我们吃惊了，同时拼命推让。这位朋友大声叹息：“两个书呆子，太呆了！肉库有的是肉，官儿们也有的是肉，每个售货员刀头上也漏出去多少肉，何在乎此！我给出去的肉票多啦！能给官们吃多少，也能给你们吃多少！给他们吃不如给你们吃！”我们感恩戴德，红脸收下，一数竟有十六斤。真是发大财了！春节已然临近，这十六斤肉得设法买回来！这当然是家主妇的本职工作。温小钰作好一切准备，兢兢业业，捏着这把肉票，跑到人山人海的铺子里去排长队。然而，获得这点能源的困难还是超过了事先的估计。下午两点出的家门，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天全黑了，汪浙成守着三岁的女儿进退两难，最后，还是把女儿象包裹似的一层层包起来，把她武装到牙齿，顶着西北大风，骑车带她去肉铺找人。让他大吃一惊的是那家副食商店已上板关门，不过里面还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而且温小钰的自行车也还停在那里，于是汪浙成就跑去打门。着急和愤怒，使他把门打得山响，好象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又打又喊很久，竟使那门吝啬地拉开窄窄一条缝，昏了头的守门老汉大概错把自己当成电影院的检票员了，他竟不许这个男人带孩子进去。事实上，抱着孩子也不可能挤近肉案。只见小钰的头，漂浮在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之上，已经接近了肉案，又似乎正在被挤出来。做父亲的不得不让三岁的女孩孤零零地留在雪地里，守在自行车边，说了许多好话，凭着自己的顽强，凭着自己的努力，总算把温小钰同她的战利品一起救了出来。还

好，孩子没丢，自行车也没丢。回到家里，大家冻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心里踏实了。民以食为天，我们的“天”还不错。

事后很久，提起这件事总是好笑，却又惭愧，以后再也没有找过那位副食经理打闹吃的。我们享受了一次超常待遇，心里一直惴惴不安。

是的，知识分子的拘谨不仅表现在生活里，也影响到创作。有些别人看来没有问题的事情，到了我们身上就是大惊小怪，一筹莫展。如果这在生活里不失为一种忠厚、朴讷，引人同情，而创作中的拘谨便难免为人诟病。一位评论家曾非常认真地对我们说，“你们的作品缺点野味儿！”“野味儿？”我们想了很久，是指一种令人兴奋的新鲜感？刺激性？纵横捭阖的力度？都是，也不全是，大概指的是一种全无拘束的心灵的自由吧。对这一点，倒真值得内省。我们是比较地太拘谨了，让自己更“油”一点，“海”一点，更不受礼法和规矩的约束也许会更好些。

谈了这么多我们生活中的非文学，大概是因为没有这些非文学就不会有文学。作家们有一种别人所无的幸福就在于他永远在观察、体验，观察别人，也审视自己，所以一切辛苦都不会白吃：困顿不堪的自己，烦恼重重的自己，有时是痛不欲生的自己都成为自己的观察对象。一个自己在生活的漩涡中游泳、挣扎，尝尽人生悲欢喜乐，另一个自己则在一旁静观默察，赞许着，同情着，批判着，沉思着。前一个自己是“人民”，是“百姓”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在长期不正常状态下的生活境遇和一朝得救出头以后的心态、家庭与事业上的种种变化与摩擦，无不在我们的生活历程与心灵历程中留下痕迹，而且忍不住要落到纸上。所有生活中非文学化的因素最后都要化为文学，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土壤》、《苦夏》、《小太阳的苦恼》等等，都

满含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是别人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写照。

人生伴侣

——我和汪浙成

一个朋友到家里来聊天，讲了许多趣闻轶事之后，忽然哈哈大笑来了这么一句：“当今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人，以自己一辈子只有一个女人在一起为荣，还拿来表白、炫耀，不是太可悲了吗？”

我和我丈夫汪浙成面面相觑。

又有一次，因我长期生病住在医院里，几个年轻人怕他耐不得寂寞戏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女朋友，怕什么？”

“不怕什么，可是对我来说，温是囊